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张杏玲

照亮角落的温暖光芒 ——读《角落的人》

□ 彭忠富

在这个崇尚速度与宏大的时代,我们习惯了仰望摩天大楼的轮廓,追逐流光溢彩的繁华,却常常忽略了那些构成城市真实肌理的“角落”。出版人、人气绘画博主熬路的作品《角落的人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 年 7 月),正是一次投向这些被遗忘空间的深情凝视。本书图文并茂,包括七张写生地图,所描绘的故事都是真实的,这些入画的景也都客观存在。这不只是一本关于城市观察的笔记,更是一场引导读者重新发现“附近”、找回生活诗意的生动实践。

什么是角落?在熬路的笔下,角落是高楼大厦的缝隙,是老街巷陌的转角,是路边的西瓜摊,村口的小卖部。这些看似微

■ 一叶知秋(摄影) 倪修龙



不足道的空间,实则是城市记忆的储藏室,是生活本真的呈现地。在《葫芦村》一章中,作者带领我们走进那个三面临湖的小渔村,红瓦房、藕塘、橘子树、修补渔网的老人,每一个场景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与人情的温度。

特别打动人的是那个被妈妈罚站门口的“寸头小男孩”,作者本想画下这个“精彩又生动的人物造型”,却最终“考虑再三决定给他留个面子”,合拢画本悄悄离开。这种克制的尊重,让艺术创作回归到对人的关怀,也让角落里的生命获得了应有的尊严。而那位从画本里认出自己房子、热情捧出香瓜的大姐,以及拒绝收费、慷慨赠送嫩莲藕的藕塘主人,他们与画者的互动,构成了作品最动人的部分。艺术不再高高在上,而是成为了连接人与人、人与地方的桥梁。

熬路的创作,是水彩、散文

与实景的独特融合。他不仅用画笔记录光影,更用文字捕捉心境,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叙事。在《绿色的处理》中,他谈及观摩恽寿平原作后的启发,如何将传统的没骨画法运用到对村落红配绿景象的表现中。这不是简单的技法移植,而是古今艺术精神的隔空呼应,展现了一个创作者在传承中的创新。更值得品味的是,熬路将绘画过程本身变成了一场与时间的博弈。在《和树荫赛跑》中,他追随着树荫一步步挪动,最终无路可退,“全身沐浴在 40℃ 的阳光中”。这种执着近乎仪式,却恰恰体现了艺术创作最本质的状态,即在与自然的直接对话中捕捉真实。而在《俯视》一节,他从坡地远眺自己曾经写生的位置,幡然醒悟“当



年的自己只是一个被老师放过的“青铜”。这种视角的转换,不仅是空间的,更是心理的,它让作者,也让读者理解了何为“跳出来看一件事”的智慧。

《角落的人》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,在于它成功激活了潜藏在我们心底的集体记忆。那些关于莲蓬、西瓜的童年回忆,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通往过去的情感通道。

揽一怀秋色入窗

□ 李坤

发现夜里又落了几片,静静地伏在青石板上。拾起一片对着光看,那叶脉竟如老人的手纹般清晰可辨。

集市上的秋意更浓了。新摘的山楂红得发亮,堆在竹匾里像一簇簇小火苗;毛豆荚鼓胀着,青中透黄;还有那新挖的莲藕,沾着河塘里的淤泥,在阳光下泛着乌紫的光。卖豆腐的老张头照例给我多切了一角,“秋燥,多吃些豆腐好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,额上的皱纹里还夹着昨夜的汗渍。

夜深时分的秋最是磨人。凉意从砖缝里渗进来,伏在电脑前码字,不知不觉手指就僵了。翻出箱底的旧毛衣,袖口已经脱了线,却还留着樟脑丸的气息,这味道让我想起母亲生前总爱在立秋这天晒箱子,把一家人的冬衣挂在竹竿上拍打。

霜降那日,我起得格外早。院子里银装素裹,连常青的冬青叶上也覆了层薄霜,在晨光中晶莹剔透。

午后的秋阳最是珍贵,我常搬把藤椅坐在廊下,任阳光像温吞的水流漫过全身。这时常有麻雀来啄食落地的梧桐子,它们歪着头打量我,小黑眼珠里映着整个秋天的天空。

昨夜又梦见故乡的晒谷场。金黄的稻谷铺了满地,父亲拿着木耙来回翻动,扬起细小的谷屑。我在梦里伸手去接,却接到一片梧桐叶。醒来时发现窗未关严,枕边果然落了一片黄叶,边缘已经卷曲,像极了老人微笑时的眼角纹。

今晨扫地时,发现墙根的菊花开始凋零。但仔细看去,枯败的花瓣下已冒出新芽,嫩绿的叶尖顶着泥土,倔强地向上伸展。

秋风又起,几片梧桐叶打着旋儿落进窗来。我拾起一片夹在书里,忽然明白,这满窗秋色看似飘零,实则处处藏着生机。就像那晒谷场上的稻谷,就像母亲晒过的冬衣,就像老张头多给的那一角豆腐,所有的离去,都是为了更好的归来。

水乡船坞

□ 郭华悦

就在船坞里,用手一劈,再往旁一掰,一人捧着一瓣西瓜,枕水而食。外头就算再酷热,船坞中俨然自成一方清凉天地。

有归来的船只,上头的人在在外头饱受酷热,一进船坞,热得受不了,干脆脱去上衣,往水里一跳,浑身的暑热顿时消退。船坞里,嬉笑戏水声,亦是夏日的一道美景。

冬天里的船坞,沉寂了,却另有一种朴实的

风格。

冬天里,船上常备有一壶热水,还有茶具。冬日的水上,自然是阴冷的。可旧时的水乡人家,在水上讨生活的不在少数。哪怕是冬天,也难得有空闲的时候。

冷了的时候,把船往船坞里一开。坐下来,泡壶热茶。有稻草挡风,有热茶暖身。这船坞之中,俨然又是一片温暖的桃源。

船坞之中,有冬暖夏凉,也有浓浓的人情味儿。

想进城逛逛,又不想有行舟之劳,怎么办?很简单,在船坞里候着。看谁家外出,搭个顺路的便船。一路

上,有人作伴,又无划桨之劳。水乡的人,勤劳质朴,今日你搭我的,明日我蹭你的船,有来有往,亦是乐事。

旧时的水乡人家,人与人之间,甚少有防备之心;村与村,亦是如此。每个村,都有几个船坞。一个个船坞,沿着河道,铺展开来。行远路的人,累了,就把船开进船坞,歇一歇,喝口茶。一路下来,船坞串起的水路,悠悠荡荡,人情浓浓。

旧时船坞,是水乡的眼。这眼,能让水乡的人,看到外头的世界;也能让外头的人,从这眼里,读懂水乡淳朴的灵魂。

船坞,是旧时水乡的坐标。

水乡之地,沟壑纵横。交通不便的年代,很多时候都得靠船只。于是,水乡的村子里,船坞一座连一座,搭建在河道上。

船坞多是毛竹搭建,稻草披盖。看着简朴,却另有一种疏朗的古风。船坞里,人与船只进进出出,甚至热闹。

小小的船坞,看似不起眼,却是水乡的枢纽。

夏日里,船坞是一处乘凉的好地方。上有稻草遮阳,下有流水潺潺。到船上的人,都会顺手捧个西瓜。